

卮園山居文錄

卽園山居文錄卷下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撰

周虢叔大林鐘拓本跋

虢叔大林鐘銘鉦間四十字鼓右五十字載阮文達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荷屋中丞榮光筠清館金石金編亦載之云此與積古齋所收文全同古人制器一范不止鑄一器矣嘉興張叔未廷濟藏器今按阮吳二家釋文各不同要以阮氏爲塙如鼓右第四行皇考嚴在上翼在下吳釋爲器十二畀上下又第五行愷愷能能吳釋爲豔豔爵爵無論文義不順於其字畫亦不似嚴在上翼在下卽嚴嚴翼翼之意愷愷能能阮前列宗周鐘有熊熊鼓鼓句可

證字畫明顯不能釋爲豐豐爵爵也阮云鐘重六十六斤張叔未藏器見所撰清儀閣題跋云重六十一斤阮據武億說定爲周平王滅虢以後續封之虢所鑄似可信從其餘釋文當以阮爲定今見此拓本益信然矣

周格伯簋拓本跋

格伯簋銘八十四字亦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氏金編有格伯敦蓋器全銘與此同兩家釋文多異亦以阮爲長惟第三行第七字阮爲𣎵吳爲格此阮據拓本模胡之故當从吳作格阮據左昭元年傳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允格臺駘以格伯爲允格之後則胡又釋爲𣎵伯按阮據本文作𣎵此明格字之誤不待辨也阮以第一行癸子爲

癸亥甲子二日此亦不然殷商用支干不定用甲子本字
今河南出土之龜甲卜文往往有乙子癸子此子當與己
通用謂乙己癸己今此簋癸子卽其例然則此簋當爲商
器非周器也說文解字包部首云象人裹妊己在中子未
成形是子己二字爲成形未成形之分其義本可通假龜
文中子有作𠂔者卽省子之兩手而仍爲子者此則增己
之兩手而仍爲己字無可疑矣

周寰盤拓本跋

寰盤銘一百三字亦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云此與薛
書鄭伯姬鼎銘同所異者彼銘伯字下姬字上脫一鄭字
遂名爲鄭伯姬鼎伯姬者妣之稱豈得稱皇考乎其說甚

山居
塙薛氏款識自明以來由木而石又由石而木展轉摹刻字畫多失原形今得拓本證之不獨視薛書精審卽阮摹亦下真迹一等矣栗來仁兄藏阮氏舊拓四幅此其一也

寶應射陽湖漢石刻孔子見老子畫像跋

射陽湖墓闕孔子見老子畫像乾隆中江都汪容甫明經中得之顏其室曰問禮堂見中子喜孫撰先君學行記今移置揚州學宮壁間一正面一陰面此其正面也畫分三層其一層爲孔子老子弟子三像次層一人踞立柱上旁列二異獸三層有釜甑盃盤刀俎魚鼈之類近人劉師培誤以次層踞立者爲豐侯又云下層似劍似笏別繪盃釜等物又繪圓器中有疏布文當是大遵巾之屬按此等凡

說殆全不知考古者此圖三層當分三段若今宮室之制
由外達內爲三棟也老孔相見之室爲正棟彼所謂豐侯
者乃中棟承楣之侏儒柱旁列二異獸殆天祿辟邪若今
門外之石獅侏儒柱見劉熙釋名釋宮室武梁祠石室畫
像中亦有之其下一層則庖廚也去正棟甚遠卽君子遠
庖廚之義圓器中有疏布文者乃冰槃文若疏布者乃冰
塊若是籩巾則當有坐置地不當手執之矣漢石刻畫像
凡宮室有三層二層者皆有次第可以分別以目眎之當
自外而至內非自上而至下當云二棟三棟不當云兩層
三層也于此可考古宮室制度及其梁柱名義乾嘉以來
言金石之學者多不知此例明此例自余始近從吳門帖

肆獲此搨數紙以其一貽嶠甫從子因著其例示之他日別有所見庶不至爲前人舊說所迷亂耳

漢嘉祥劉村洪福院漢石刻畫像跋

此山東嘉祥縣劉村洪福院畫像石分四段其一段左一人披髮側身蹲立口吐火燄一人被髮正立右手掣蛇一人披髮側坐於掣蛇者之右一人拱手背立於坐者之後其二段左一人曲身側立作半蹲勢一手執方旗一手按二鼓鼓有架其右一人踞地手持物若鑿鑿一曲鉤如月半規形者又一鉤作覆形上有一輪輪之上左又一月鉤輪後一人側立若推輪之狀似女子者其三段一幼君垂衣裳端拱正立題字成王其右一人側立手執華蓋覆成

王首其後一人拱而側立成王右爲周公周公後爲魯公
皆有題字其四段中有一樹扶疏正植左一飛鳥樹下二
馬首皆向樹此畫像載王昶金石萃編題爲周公輔成王
畫像引山左金石志以一段掣蛇者爲曳繩又不知月鉤
爲何事且誤以一旗二鼓爲三缶語焉不詳馮雲鵬石索
載一段三段圖亦失真如以坐者之坐椅誤圖爲曲膝跪
形殊爲舛揣但馮釋一段爲霹靂吐火施鞭亦似因拓本
不明爲之誤解吾謂一段二段皆畫雷部之神其一段爲
霹靂吐火神女掣蛇其二段則風輪雷鼓之類月鉤疑爲
輪軌時有執鑿者修之推輪者殆阿香女之屬此等小說
漢時已盛傳不僅見於干寶搜神記段成式酉陽雜俎所

載也此當據馮氏題稱嘉祥縣劉村洪福院畫像不當云
 周公輔成王畫像也周公輔成王畫像漢武帝嘗畫周公
 輔成王朝諸侯圖賜霍光故當時石刻畫本流傳甚夥此
 外嘉祥縣焦城村亦有之然皆雜以他畫吾向有拓本二
 段上爲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下爲王會圖如交趾貫胸
 長臂僬僥諸國人皆與逸周書王會解所言相合自來金
 石家皆不著錄當亦山左間石山左爲周公封地故其事
 爲人人傳誦墓闕廟壁幾於無處不有此圖此類畫像其
 刻法與武梁祠畫白地黑畫者則又不同吾見此類畫像
 大抵直闌紋作地畫作白線或黑地白畫如孝堂山石刻
 之例畫家三祖開山其濫觴卽在此觀漢石又可悟六法

祕妙矣丁巳夏五下旬之六日南陽穀道後人德輝并書

漢竟寧雁足鐙銘拓本跋

漢竟寧元年雁足鐙爲揚州馬半槎物厲太鴻徵君鶚樊榭山房詩集翁覃溪閣學復初齋詩集均有詩賦之亦載汪容甫中述學六舟僧達受金石書畫年譜釋文微有異同其文考工之考六舟釋考爲寺述學釋考爲考非考非寺六舟年譜因吳江楊龍石謂其誤剔考爲寺云龍石未讀述學其實述學亦釋作者耳吾家汾湖派族祖潔甫公諱乃溱者當時與六舟爲金石契中人所著丁酉日記亦謂六舟誤剔原器青綠以考爲寺今按拓本中寺字蓋爲考字反書可證六舟之誤釋六舟引孫淵如觀察星衍釋

建昭雁足鐙寺工云寺廷也有法度也以證其釋寺之是
諸家釋考之非不知淵翁亦正是誤釋耳此本出片字清
朗可辨其非寺字毫無疑義記之以告後之言金石者

宋石刻米芾書朱樂圃先生墓表跋

米書樂圃先生墓表自來金石書目皆不箸錄以其石在
朱氏祖塋非其子孫不得見也此本爲先生裔孫梁任手
拓貽余者石雖斷泐字字猶可辨識先是蘇城樂圃書院
刻有肥瘦兩本嵌于院壁瘦者筆迹與此同後有乾隆中
沈文愨公德潛跋肥者首摹天籟閣長方印記蓋前明時
項子京元汴家中物別是一本或者疑其贋蹟猶憶二十
年前蓮花廳朱莼卿觀察同年藏有此表墨迹手卷與肥

本相近紙本滑膩作米黃色確爲宋紙收藏日久變色非
出僞染墨色筆鋒濃淡處辨之分明非廓填鉤寫之本其
卷前後有項氏各藏印或者卽肥本所自出而肥本爲俗
手刻時失其步法轉有墨猪之譏此卷觀察得之善化勞
文毅家流傳有緒惜觀察歸田日久不得借校今但以書
院本校之其文字差異之處頗不可解如書院本于莫不
造請謀政下石本第一行多所急二字朝廷成太平下石本第十一行
多之功制禮作樂以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此先
生共二十二字又銘辭樂圃增悲增草作以形近松字書
院本卽訛作松悲盧抱經文弼校影宋本樂圃餘稿盧校本今
在江附錄米表其多出二十二字及增訛松同松字盧
圖書館

大約宋本卽如此盧考宋史文苑傳本傳全用米表原文又未見墓表原石耳

其多出之字亦如此又考曹棟亭刻琴史序末有此數語之功下又增多謂宜二字豈虛文哉作豈虛文而已而宋本餘稿轉無此序餘稿卷七列吳郡圖經續記序春秋通志序閱古叢編序華嚴經讚序康熙壬辰裔孫岳壽刻本無華嚴經讚序有琴史序岳壽本據云出自明抄則此二序是否明本竄易抑岳壽竄易皆不可知然文全與棟亭刻本琴史序同曹刻在康熙丙戌

書後有墨圍記刻書年月

餘稿刻于

康熙壬辰豈當時見曹本據補而以華嚴涉異氏去之耶餘稿搜刻於先生姪孫名思者序題紹熙甲寅距先生沒九十六年雖出兵燹之餘而琴史自在不知何以未見表

載先生箸述于經但略其詞曰諸經有辨說于他書則詳
載其名有琴臺志吳郡續記琴史文集琴臺志久不傳今
四庫箸錄有吳郡圖經續記琴史樂圃餘稿又有墨池編
六卷則表未載餘稿附錄張景修墓誌銘載先生箸作尙
有吳門總集墨池閱古二編證之宋史藝文志經部春秋
類有春秋通志二十卷小學類有續書斷二卷陳振孫直
齋書錄解題經部樂類有琴史六卷史部地理類有吳郡
圖經續記三卷或傳或不傳記載亦有詳略也惟墨池編
不傳于宋而傳于今四庫六卷本出自浙江鮑士恭家藏
提要云凡字學一筆法二雜議二品藻五贊述三寶藏三
碑刻二器用二皆引古人成書而類編之贊述門竇泉述

書賦下自稱編此書十卷又器用門下稱因讀蘇大參文
房四譜取其事有裨于書者勒成兩卷贅墨池編之末是
原本當爲十二卷今止六卷殆後人所合併歟又云此本
碑刻門末載宋碑九十二通元碑四十四通明碑一百十
九通皆明萬曆中重刻時所增明人竄亂古書往往如是
幸其妄相附益猶有踪跡可尋今並從刪削以還其舊至
其合併之帙無關宏旨則亦仍之矣按四庫箸錄卽明萬
曆庚辰揚州瓊花觀刻本余家有之其訛謬無足置辨余
又有雍正癸丑裔孫朱之勸刻足本二十卷續書斷卽其
中之第九第十兩卷蓋書成又有續補故與自述之卷數
亦不合也諸經辨說疑亦只成春秋通志一種先生春秋

之學受之于平陽孫復復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四庫
箸錄讀之可見先生淵源沆瀣也表云先生墓葬至德鄉

光祿公之塋今吳縣靈巖山東十四都三畝

按此鄆之省
文書吏糧戶

冊沿用之讀爲圖殊無意義惟圖本省作畝唐天寶十五年游擊將軍張希古墓誌銘不畝二豎興災圖正省作畝則其由來久矣惟都鄙之畝不應作圖用耳先生光祿公以上祖塋均葬此其

至德鄉之名失于何時則志乘無考梁任畱心鄉邦掌故
爲余訪得先少保石林公故宅于興市橋唐家巷此其先
澤所畱貽宜必博考詳徵有以示我矣己未天貺

蘇州府學宋石刻平江圖碑跋

此平江圖碑不載刻碑年月在今蘇州府學宮門側吾友
朱君錫梁有拓本吾見之皆與同訪見碑石露處中段文

雖漫漶尙可識別中載南宋官廳房舍極其詳備其地爲舊子城而今之王府基也因檢元盧熊蘇州府志明王文恪鑿姑蘇志于碑中各官廳均未載及以後府縣志相承更無人補入矣是碑未有呂挺張允成張允迪刻工三人姓名此三人亦別有刻碑一慶元六年重修長洲縣主簿廳記未有張允成允迪二人姓名一嘉定八年重修蘇州學記未有張允迪一人姓名而慶元二年張安國書盧坦傳語碑有張文偉呂挺二人姓名在蘇唐卿書鶴字之一面證以此圖刻名呂挺居首張允成張允迪次之則此亦必寧宗慶元時所刻盧王二志不知何以不見碑載官廳是亦疏陋之甚矣道光中程祖慶編刻吳郡金石目載有